

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 與中國哲學的重建

■ 李安澤

黑龍江大學哲學院

迨自鴉片戰爭始，中國社會開啟了極其艱難的近代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與此相對應，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化、現代化的發展也提上了歷史議程。以新文化運動為起點和樞紐，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正式拉開了歷史序幕。中國哲學文化的現代發展以此形成了蔚為可觀的幾大主流思潮和學術流派。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文化激進主義、文化改良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這幾大思潮之間的張力與互動，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潮奠定了基本的規模和基礎。要而言之，中西哲學的融合會通與中國哲學的現代重建，是20世紀以來中國哲學發展的主題和一以貫之的中心線索。總體上看，中國哲學文化的發展，處在一個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激烈碰撞的大震蕩、大斷裂、大轉變的狀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青黃不接的時期。舊有的一套已經頹廢死亡，而新的一套卻無法建立。一個現代性的理想仿佛一個幽靈，在中華大地上徘徊，卻總是無法在中華文化土壤深處扎根生長，乃至開花結果。圍繞著傳統與現代的文化論爭，此起彼伏，絡繹不絕，時人稱之為「古今中西之爭」，形成了新思潮中激進派、改良派和保守派鼎立並存的格局。這是中國文化自漢代定儒家為一尊以來從未有過的局面。也可以說，這是中國文化在外來文化的刺激下，向先秦諸子競秀，百家爭鳴局面的一種回復和回歸，也是中國文化本身的生機與活力藉助外部機緣的刺激得以回復和回歸的一種表現，其影響必定是至為深遠的。

新思潮中的諸流派主要是馬列派、西化派和現代新儒家，其實是各有所得，各有所偏。它們從各自的立場和觀點對現代性的諸要素有所把握，得以從傳統的「大一統」的格局中獲得突破，因而是一場極大的思想解放。可以肯定，新思潮諸流派之間

互持的張力，構成了中國現代性文化建構中不可或缺的要害和動源。而它們之間相互對峙，積不相容。這既是中國學術文化從固有的、僵化統一的「大一統」的格局中開始掙脫出來自然衍生的結果，又是其自身在思想方式上仍深受傳統的「單元簡易心態」的羈絆的表現。從一個深遠的整體性的眼光來看，諸種思潮之間的融通和整合，乃是通向一個整全的現代性建構的至關重要的前提和前奏。中國現代性思潮的發展，亟需一種思維方式和思想範式的突破。尤其是，中國自近代歷經新文化運動迨至改革開放以來西學東漸、中西文化深度交通、會通的歷史巨變，中國學術文化經過批判性反思和創造性綜合，一股建設性地重建傳統的思潮乃告誕生和形成。這便是我們揭櫫「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的題旨和緣由所在。「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在中國現代學術場域中的出現，代表了一種「先理解西方，再回頭重建傳統」，即在中西文化深度會通的基礎上重建傳統的思想路線，所謂「後五四建設心態」（成中英語）。它力圖掙脫固有的單元文化心態的限制，在經過中西文化雙向交流和會通的基礎上，追求和實現一種「在中西互釋中挺立」的理論突破，進而重新理解和把握中國傳統的精神要義。與一般的現代儒家承傳的學習單向地立足於傳統以接受和學習西方，畢竟有所不同。廣義上的「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其實是一場中國文化現代意識覺醒的運動，主要是指一種已然形成而方興未艾的學術思潮，對突破固有的單元文化心態有著自覺的意識，主張在一種深層次的中西融通的文化自覺意識下，致力於本位文化的重建和再創造。他們在理論上力主回歸中國哲學的源頭，其實是標舉一種理論的綜合創新，為中國哲學的現代重建提供

一種價值學的目標，從而再開大本大源。他們的哲學實質上可以歸源於中國傳統哲學的一種創造性詮釋和重建，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和涵容性的特點，可謂是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的理論背景下，尋求現代重建的一種理論試探和實踐。

「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作為一種高遠的理想和時代精神的標幟，為一部分對中國文化孤懷獨抱的中國學者所衷心服膺，孜孜以求，並在他們的學術實踐中努力奉行之、實踐之，進而成為一個賡續不絕、代有傳人的學術傳統。它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作為一個獨樹一幟的學術流派的存在，已經有好幾代人的傳承和近百年的發展歷史了。這便是以「一代大哲」方東美肇其端，現代新儒家成中英吸納西方分析哲學及哲學詮釋學，融入中國哲學開創新典範。其後，當代學者梁燕城繼承唐君毅、牟宗三學統，吸納西方基督教神哲學及靈修學，再融入中國哲學境界思路，滙入方東美及成中英學統，承其緒的學術脈絡。這些哲學家們大致都經過西方哲學的嚴格訓練，並竟其大半生之功，致力於西方哲學的消理解，乃得深入西方哲學的核心。西方哲學的精湛造詣，使他們對中國哲學的認識，不僅出於信仰的認同，而更多理性的認定。由此，他們得以克服單元文化心態的局限，進而在其哲學研究中開闢出一條中西互詮互釋之路徑。方東美、成中英學統與現代新儒學路向有不同。儒家的大師們，具有強烈的道統意識，他們所主張的中國傳統哲學的復興，是宋明心學和理學的復興。與此不同，「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不是「接著（宋明儒）講」的思想路線，雖不否定「道統」價值，卻更重視走中國哲學世界化之路，以全球視野來重建中國哲學。他們主張全面地認識和把握中西文化傳統，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回歸於中國傳統哲學的再創造。他們寄望於回到中國哲學的原點尤其是易經哲學，並從中獲得重新創造的源頭活水和精神動源。

方東美可謂「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的開創者。他一生潛心研究哲學思潮，冀能了悟其源流正變。方氏在綜合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易經哲學以及西方柏格森、懷特海哲學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獨特的生命本體哲學。方氏哲學體現了融貫東西，涵攝眾家，復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特徵，代表了中國

哲學在現代條件下尋求重建與發展的一種重要嘗試與方向。成中英可謂「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的奠基者。成氏本人自覺地追隨並以方東美的學術傳人自任。他在哲學研究中走出了一條「出乎其外，入乎其內」的獨特路徑，通過中西互詮互釋的比較研究來詮釋中國哲學的智慧和精神特質。成氏經過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和省思，提出了中國哲學現代化與世界化這一時代精神發展方向的理論課題。其本體詮釋學的理論建構乃是根植於中國傳統哲學的根本精神，又充分汲納西方哲學主要是分析哲學、詮釋學的理論方法，力圖在中國傳統哲學的本體架構中，納入現代哲學理性化的方法意識，歸根到底乃是中國傳統哲學主要是易經哲學的一種創造性詮釋。繼之，梁燕城基於新儒學的深度訓練，再汲取和運用本體詮釋學的理論方法，思考和反省基督教融入中國文化的問題，並力圖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立場及以中國思維的方式來詮釋和理解基督信仰的基要真道，從而錘煉出「中華神學」的奇葩來。

可見，從方東美歷經成中英以至梁燕城，其思想脈絡的開放性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當然，「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並不局限於以上所述區區數位的狹窄範圍，甚至也超越了以他們為中心的學術團體的限域。究其實而言，「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既是當代激烈的思想文化爭鳴、碰撞的理論產兒，更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運動深度發展的思想結晶。可以肯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現代化事業不斷深入和向縱深發展，「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作為一個蓬勃發展的中國現代文化覺醒運動和新興思潮，必將適應、順應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和發展方向，從而展現出極大的理論生機和思想活力，其學術發展也必將是一個繼往開來，推陳出新，不斷發揚光大，不斷臻至理想境界的進程。長期以來，《文化中國》以推進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更新、進步為旨歸。故此，《文化中國》也可謂是薈萃、聚集「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精神的一塊重要的文化園地。我們在此藉助這一國際化的重要平台，推出此期「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與中國哲學的重建」專輯，邀約海內外的專家學者，討論此一共同關心的話題，群賢畢至，共襄盛舉，亦可謂一時雅集，懿歎盛哉！